

貓吃公款

● 孫越生

「文化大革命」開始不久，由於我是從香港回大陸的，後來又唸過俄文，就被打成了「美蔣蘇修特務」；又由於我有過要求辭職和走「白專道路」的言行，還被打成反黨、反社會主義、反毛澤東思想的「三反分子」。既然愛國和求知有罪，接下來順理成章的便是抄家、掛黑牌、隔離審查和挨鬥、挨打，最後是下放五七幹校勞動。本來專政隊還要扣我工資，但我月薪九十六元，一家六口，人均只有十六元生活費，再扣就要吃補助了，失去了扣的意義，所以他們總算給了我一條保留「生存權」的出路。至於人權嘛，對不起，那年頭牛鬼蛇神還奢談甚麼人權！當時，就算是國家主席都被打成叛徒特務，死無葬身立碑之地，更何況是平頭百姓。所以，在任人踐踏後還能生存下來，就該感恩戴德了。

我在機關接受改造，不許亂說亂動，其滋味可想而知，妻小在家裏也受株連，時遭鄰里欺侮，自不待言。可氣的是連耗子也來趁火打劫，大肆為患，幾年來鬧得家無寧日。人活着還不如鼠快活。為了與鼠鬥，家人用過種種鼠藥和捕鼠器，但都無濟於事。所以，軍宣隊放我回家，讓我「重新做人」以後，我就從熟悉的老鄉家裏要了一隻雄性小花貓，取名滅鼠阿花，以便滅鼠。阿花雖然有點波斯貓的血統，但老鄉是三代貧農，阿花自然根正苗紅，擔此重任，想必可靠。

阿花成長得很快，不到半年，果然出落得英姿颯爽，驍勇善戰。在牠的日夜追剿下，數月之後，不僅把家宅的鼠類斬獲殆盡，就連鄰居的鼠患也幾近絕迹。為此，我們全家老少沒有一個不喜愛牠的。特別是每當談起

過去多年鼠患之苦和今日睡夢之香甜時，對牠的感激之情也就油然而生，只差喊牠一聲「大救星」了。在父母這種憶苦思甜的愛貓主義教育下，孩子們更把阿花奉若神明，愛到近乎頂禮膜拜的地步。這種愛，與寵物飼養者對寵物之愛顯然是有質的不同的。

為了報答阿花的恩情，牠的伙食就不能像我們自己那樣清淡了。孩子們中午放學回家，常要順便到魚肆肉舖轉一轉，揀些破魚爛蝦、肉屑皮渣回來洗淨煮熟後給牠改善伙食。有時，我自己也買些廉價小魚，給牠打個牙祭。

改革開放以後，我家所在的胡同口外，臨大街一帶，先後關閉了一批賣針頭線腦、油鹽醬醋、文具紙張的微利店舖，而陸續興建了幾座富麗堂皇的大酒家，門前公車如龍，熱鬧非凡，樓裏高朋滿座，常無虛席。與此同時，我出入胡同時還驚奇地發現，竟然天天都有人向酒樓後身的一排排垃圾桶裏傾倒大量的「殘羹剩飯」，說真實一點，其實是整盤整盤倒掉的大魚大肉，甚至是整條魚、整隻雞、整個蹄膀……想不到「史無前例地」糟蹋完了人，又要來驚人地糟蹋物了。

酒樓裏畢竟不乏陳愛武式的服務員，他們氣憤地告訴我說：這些十之八九是用公款大吃大喝倒掉的剩菜：反正是公款請客，不吃白不吃，吃不了剩下，也不心疼。現在不僅公款吃喝和公款旅遊成風，還有公款賭博，公款三陪哩！他們說，為了不暴殄天物，決定和部隊的豬場聯繫，讓戰士免費拉走剩菜餵豬吃，也算做了一件好事。因為，豬吃公款，最後不免挨一刀，兩清了，而人吃公款，最後卻

得宰人一刀，否則虧損如何填補呢？他們囑咐我每天放一隻小桶在伙房，好拎些回去給貓吃，讓貓有力氣抓耗子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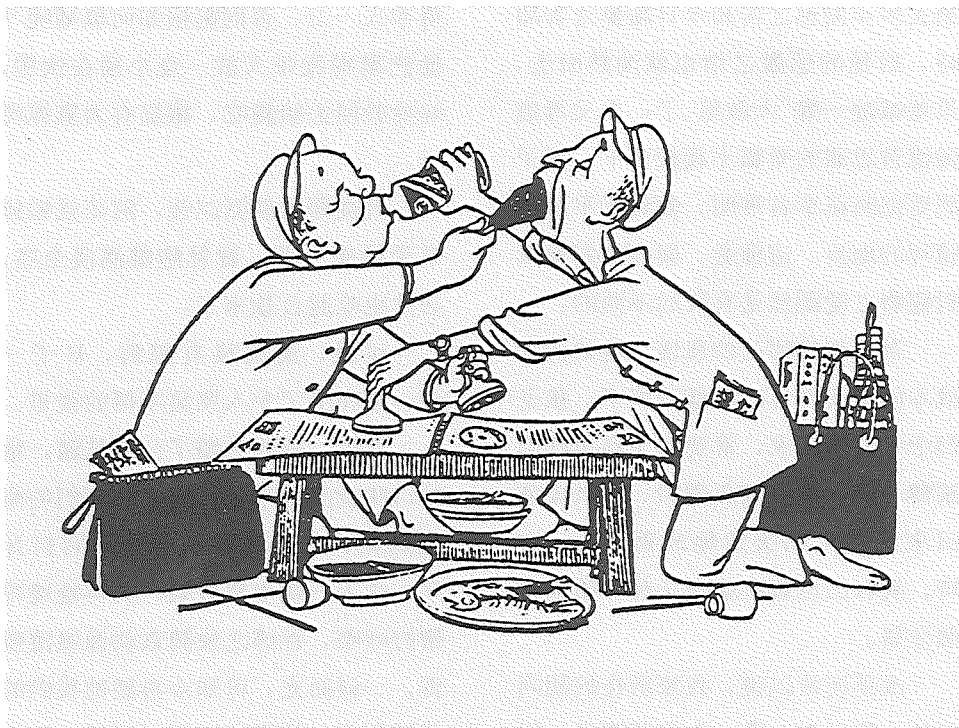
自從那次談話以後，阿花就頓頓享受龍鳳大菜，餐餐飽嚙滿漢全席，居然也吃起公款來了。

可是，萬萬沒有想到，日子一長，卻產生了令人哭笑不得的後果。

首先，阿花吃慣了公款佳餚，牠的口味就高起來了。過去吃我們的剩飯剩菜，吃得津津有味。逢到打牙祭，吃上一頓小魚破蝦，美得牠連哼帶打呼嚕，吞嚥之快簡直就像風捲殘雲，一掃而光。可如今再餵牠我們的剩飯剩菜，牠竟然不屑一顧地掉頭走開，真令我傷心。

其次是牠混身發福，無精打采，整天打盹，再也提不起精神來捕鼠了。有時老鼠從牠跟前溜過，牠頂多睜開一隻眼睛看一看又閉上了，致使鼠患重新抬頭，又來和我們爭奪吃穿住用。這正應了馬克思說過的一條原理：在生產力的低度發展水平上實行共產主義（讓貓也能吃到公款），勢必形成貧窮的普遍化，從而各階層又要開始爭取生活必需品的鬥爭（人鼠也爭奪吃穿住用），全部陳腐的東西又會死灰復燃（鼠患和其他舊社會的沉渣又會泛起）。這種後果又令我憂心。

最後，阿花的精力無處發洩，不管甚麼季節，整夜整宵地到處去「鬧春」。那種「愛你沒商量」的衙內加痞子式的求歡叫聲，吵得鄰居都來向我告狀，說阿花鬧春擾民的程度，簡直可以和鼠患相提並論了，等等。我對於此等指責總是心猶未甘，常要申辯幾句，說阿花過去如何如何滅鼠有功



來着，你們也該受點愛貓主義教育才是。誰知鄰居們說出一句話就把我噎了回去。他們異口同聲地說：「好漢不提當年勇嘛！何況你瞧瞧牠眼前這副腦滿腸肥的模樣，這種作威作福的行為，還提甚麼當年勇不勇？越提越可笑，反差越大，您老連甚麼叫諷刺都不懂啊！」

老話說：「不管黑貓白貓，能逮耗子的就是好貓。」從我家阿花的故事來看，我卻親眼觀察和省悟到了另一條道理：「不管甚麼貓，吃慣了公款的，好貓也會變壞貓。」

阿花的結局如何呢？

由於我真不願意讓牠長此以往藉公款吃喝下去，而牠又不能自甘清淡寂寞，我只得下了一個狠心，託人把阿花送給一個供養得起寵物貓而又無需課以滅鼠任務的人家。從此牠也就升入寵物一族，當然也就不必再用捕鼠的功能來期望牠和評價牠了。貓類

在名和利上畢竟只能佔一頭：能逮耗子的就是中國特色意義上的好貓，不能逮耗子的就不是中國特色意義上的好貓，而只能是西方意義上的寵物貓。既要當養尊處優、不逮耗子的寵物貓，而又要擁有能逮耗子解救人類於鼠患的英雄貓的美稱，這在貓類來說是做不到的，牠們自身也並無此等要求。不像有些人，慣於掛羊頭賣狗肉，變着法兒要名利雙收，兩頭都佔盡風流。由此觀察，還是貓類忠厚老實，不要兩面派。這是牠們能當寵物討人喜歡的原因之一。

孫越生 1925年生，畢業於廈門大學。著有《東方現代化啟動點：溫州模式》、《歷史的躊躇》等書。